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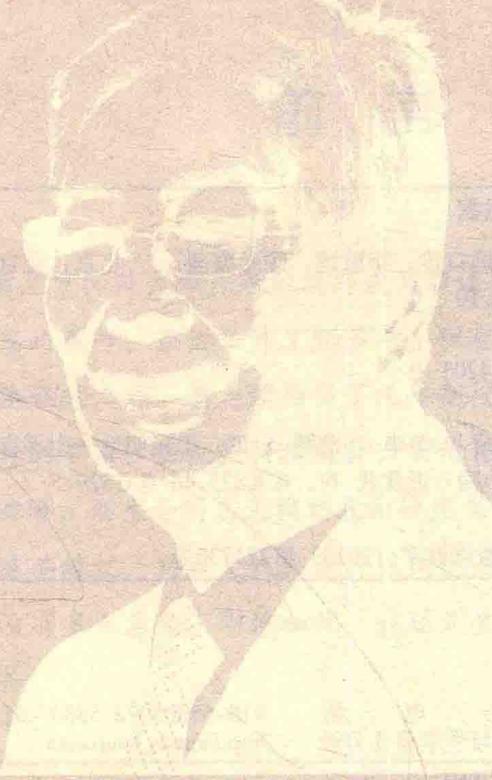
顾明远口述史



顾明远 口述 李敏谊 滕珺 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顾明远口述史

顾明远 口述 李敏谊 滕珺 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明远口述史/顾明远口述; 李敏谊, 滕珺整理.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0

(教育口述史系列)

ISBN 978-7-303-24203-0

I . ①顾… II . ①顾… ②李… ③滕… III . ①顾明远一生平事迹 ②教育史—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 ①K825.46 ②G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23736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GUMINGYUAN KOUSHUSH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策划编辑: 陈红艳

责任编辑: 齐 琳 张筱彤

美术编辑: 李向昕

装帧设计: 锋尚制版

责任校对: 段立超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前 言

两年以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约我写口述史。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一个平平常常的教师，虽说工作了50多年，但也就是备课、讲课、写作，都是一般老师要做的工作。只是因为当了几年副校长，参加了一些会议，知道一些学校以外的事情，但也觉得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记录。出版社很把它当作一回事，刘生全同志又找到我的研究生签约，让她和我谈陈年老账，于是就有了这些琐忆。对我个人来说，这倒也是一次很好的回顾，但对别人来讲，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即使如此，我还是要感谢出版社的热心、研究生李敏谊的辛苦。

顾明远2005年暑假识于北京求是书屋

近几年来又在中国教育政策和发展大潮中做了些事情，在和学生交谈时又回忆了几件事，趁再版之际，把它们添加了进去。这次修订，我的学术助理滕珺做了不少工作，一并致谢。

顾明远 2011年11月20日

本书名叫“口述史”，这次修改，主要把“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教育无关的部分做了删减。同时2012年版至今又过了6年。这6年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在6年中也做了一些事，也有些故事，可以讲一讲。所以增加了一些内容。

顾明远 2018年8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我的求学生涯

走进教育百草园	3
我在南菁中学	5
北上求学	12
留学苏联	15
苦学俄语	18
艰苦的学习生涯	19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实习	23
丰富的文化生活	24

第二章 我与北师大

在师大附中	36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39
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41
三年困难时期的读书和生活	42
参加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43
“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45
读完《鲁迅全集》	47
创建教育管理学院	48
创建特殊教育专业	53

筹办北师大燕化附中	55
-----------	----

第三章 我与比较教育

一个愚蠢的笑话——我对终身教育的认识	61
我和《外国教育动态》	67
我和比较教育学科	70
我与比较教育研究会	75
我与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	82

第四章 我与新中国教育改革

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	89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	93
教育立法刻不容缓	97
关于学制问题的讨论	100
参加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工作	103
中小学教材审定工作	106
我与教育技术学	110
关于教育现代化的讨论	112
我与中国教育学会	115
教师要具有不可替代性	118
我与《教育大辞典》	122
我与《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	129
我为什么呼吁废除“三好学生”的评比	133
我为什么呼吁停办奥数班	139
我和研究生	141

我在台湾的教育体会 146

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156

第五章 我与《教育规划纲要》

集体备课 161

参加总理的教育座谈 163

参加《教育规划纲要》的调研工作 171

参加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 176

第六章 国际交往

我与横山宏先生 181

我与埃德蒙·金先生 184

我与菲利浦·库姆斯先生 187

我与许美德教授 189

与彼得·圣吉的对话 192

与佐藤学的对话 194

与苏霍姆林斯卡娅的对话 195

第七章 教育见闻

北美教育见闻 199

苏联教育见闻 215

法国教育见闻 223

意大利教育见闻 233

西班牙教育见闻 236

芬兰教育见闻 240

日本教育见闻	243
韩国教育见闻	264
尾声	269
附录 顾明远先生学术年谱（1929—2017年）	281
后记 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致敬	315
增订说明	323



第一章 我的求学生涯

人生格言：像松树一样做人，坚挺不拔；
 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
 像大海一样待人，容纳百川；
 像细雨一样做事，润物无声。

走进教育百草园

我出生在江苏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里，现在这个城市因为是“中华第一村”——华西村的所在地且近30年来名列全国百强县前茅而闻名于世。但在我出生的时候，江阴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小县城。城墙一圈据说有9里13步，算起来，城里的面积也就只有1平方千米多一点。从东城门到西城门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城西有一家电厂、一家面粉厂、一家纺织厂。但抗战爆发时，都给日军炸毁了。从此，江阴就没有电灯，直到我1948年离开江阴，电厂尚未恢复。我们一开始是在洋油灯下读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孚洋行的洋油也没有了，只好用豆油灯，就是用一个小碟子盛上豆油，用一根棉绒或几根灯芯草把油引上来点着，其亮度可想而知。



天堑变通途——江阴长江大桥



江阴文庙昭示了此地人杰地灵

背景资料：顾明远先生的故乡江阴，古称暨阳，见诸文字记载的历史有2500多年。晋太康二年（281年）置暨阳县。南朝梁绍泰元年（555年）废县置郡，建治君山之麓，因地处长江之南，遂称江阴郡，此为“江阴”名称之开始。江阴钟灵毓秀，堪称人文渊薮。始建于宋代的文庙规模宏大，明清时代的江苏学政亦驻节于此。江阴是长江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从江阴至上海、南京各150千米，以江阴为圆心、半径160千米范围内有6个机场。20世纪中国第一、世界第四的特大跨径钢悬索桥——江阴长江公路大桥，是沟通同三（黑龙江同江—海南三亚）和京沪两大国道主干线的过江“咽喉”。

我的家本来还算是小康人家，祖父在常熟一个茶庄做伙计，父亲在外埠学校教书。但抗日战争几乎把我家弄得家破人散。祖父失业在家，父亲在外面又结婚，把我们母子俩遗弃在家。那十多年的生活几乎都是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才勉强维持下来。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受尽了日本侵略的苦头。原来我们住在江阴城里，日本兵来了，有钱人家逃到上海租界去了，有的逃到苏北泰州等地。我们则是逃到乡村，一年中辗转了多个村庄，先是贯庄，继而北瀆、周庄、华墅。有时夜里住在村里，白天就逃到山上。一年以后，时局稍为稳定，我们就搬到离城不远的小镇金童桥。但日子并不太平，日本兵经常下乡来清乡，我们一听说日本鬼子下乡来清乡了，就赶快逃到另外的村子躲起来。因为这样躲躲藏藏一年多，所以学业也荒废了。这一年只上了几个月的私塾。所谓私塾，实际上是金童桥的一位郎中先生，一面给人看病，一面收了几个生徒。大致有四、五人，年龄不等，记得有比我年纪小的，也有年纪大一点的，最大的也不过十几岁。因为年龄不等，所以学习的内容也不同。初入学的学《三字经》，最大的一个读《孟子》，老师让我读《大学》。天天让我们背诵，也不讲解。读了几个月，最后只记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于什么意思，完全不明白。

抗战期间，由于流离失所，我上小学时就先后换了五所学校；到上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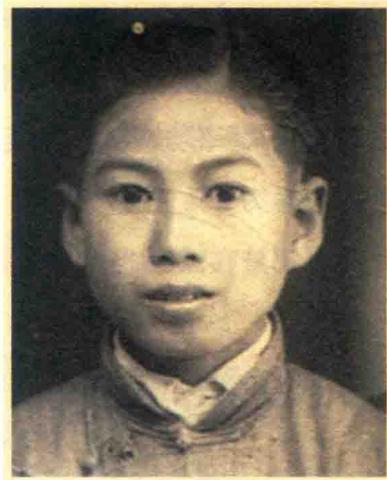
才算稳定下来。

我在学校的功课一直很好，特别是数学，从初中开始一直名列前茅。但当时的家境无法供我上大学，因此我一度很消沉，但心犹不甘，于是参加了1948年的高考。当时的高考采用联考的方法，如清华、北大、南开就联合在各地招生。我那时年轻气盛，同时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报考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专业，如清华的建筑系、上海交大的运输管理系，但都落榜了。于是经人介绍到上海私立荣海小学当教员，我承担了五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课的教学工作。一年的教育工作，使我热爱上了教师这一职业。在这一年里，我一面在学校教书，一面常常利用星期日跑书店，买了许多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以及高尔基等人的名著。我还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194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解放区，我毅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也正是大学免费圆了我大学之梦，使我从此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

走上教师岗位也不完全是因为一年的教学经验，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学教师的影响也是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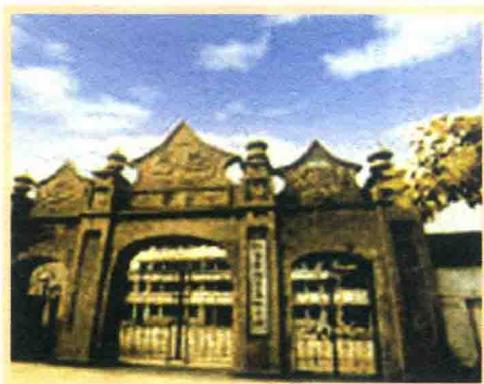
我在南菁中学

南菁中学的前身是南菁书院，建于1882年。1903年重新制定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后改名为“南菁学堂”。学堂除设普通科，还设有农科和商科，是江苏省名校之一。可惜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侵略军炸成废墟，学校被迫停办，只有少部分学生迁到上海租界上学。1942年学校由汪伪政府复办，校名改为“江苏省立第九中学”。那年我刚好上初中，就进入了这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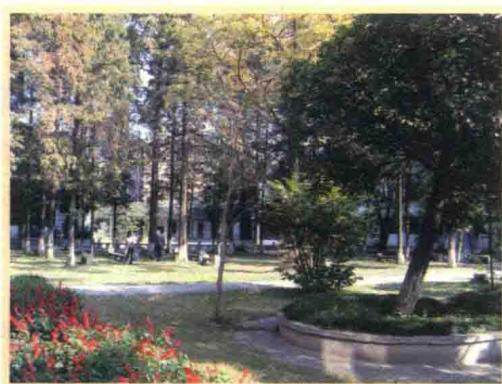


舞勺之年的顾明远先生

校。当时校舍破旧不堪，仅有的一座教学大楼被日军炸成了断壁残垣，只剩下几间平房。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管学校，恢复南菁中学校名。抗战胜利后第一任校长李天民，筹资盖了一座教学楼，因为是抗战胜利后建的，所以起名为“重光楼”。但除了校舍经修缮有所改善外，设备依然奇缺，物理化学课都是在黑板上“做实验”，因此我的物理成绩最差。



南菁中学老校门



南菁中学的校园一角

背景资料：南菁中学，前身是江苏学政黄体芳在光绪八年（1882年）创办的南菁书院。清末，这里是江苏全省的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菁中学曾是江苏省早期18所示范中学之一、江苏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和江苏省首批合格重点中学；1998年上半年，南菁中学以高质量通过了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验收。南菁中学百余年间，英才辈出，桃李满天下，共为国家培养了3万余名专家、学者、革命者和建设者，他们中有10多名两院院士，10多名共和国将军，还有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金融家等。^①

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中度过的。小学四年和初中三年我都是在日寇的铁蹄底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高中三年又是在国民党当

^① 此数据为2017年统计结果。——编者注

局专制统治之下过来的。幸而学校中有几位好老师，使我在青少年时代没有虚度年华。例如在初中一年级教算术课的章臣顺老师，他常常用图解法讲解四则运算，如讲“两车对开，时速不同，在一定距离内何时相遇”等此类问题，都用图画出来，学生就很容易懂了。另外一位是教初三平面几何的胡静莲老师，她那时才二十几岁，患有肺结核，但给我们上课时却总是精神抖擞，极富艺术性。考试时她常常出一些难题，但不计在100分内，只是另加分数，第一名交卷也能加分。我非常喜欢数学，常常把难题做出来了，而且第一名交卷，因此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可以拿到100多分。不幸的是，她在抗战胜利那一年去世了。出殡那天，虽然天下着雨，但同学们都去为她送行。高中的数学一直是吴菊辰先生教的，他讲课极富逻辑性，而且讲话很快，前后衔接，一气呵成，所以上他的课很痛快。但数学成绩不太好的同学就感到吃力，跟不上他的节奏。高中教我们国文的李成蹊老师、教史地的李庚序老师都很有学问，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人也很好，和蔼对待每个同学。值得纪念的还有一位音乐兼美术老师胡森林，他身兼两职，既教音乐又教美术。1949年前的中学一般都是这样的。他善于彩粉画，音乐本来不是他的专业，但他的音乐修养较好。当时只有一架风琴，但他的课上得有声有色，给我们讲五线谱，介绍各国名曲，使我们增加了许多音乐知识。

他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而且还在课下组织各种活动，成立合唱团、口琴队。抗战胜利那一年又辅导我们排练话剧《一颗爱国心》。我国著名指挥家，曾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的曹鹏就是我们当时的口琴队队长。抗战胜利前夕他过长江参加了新四军，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军进城仪式上的军乐队就是由他指挥的。

我的中学生活丰富多彩，没有现在这种高考的竞争压力，因此学习比较主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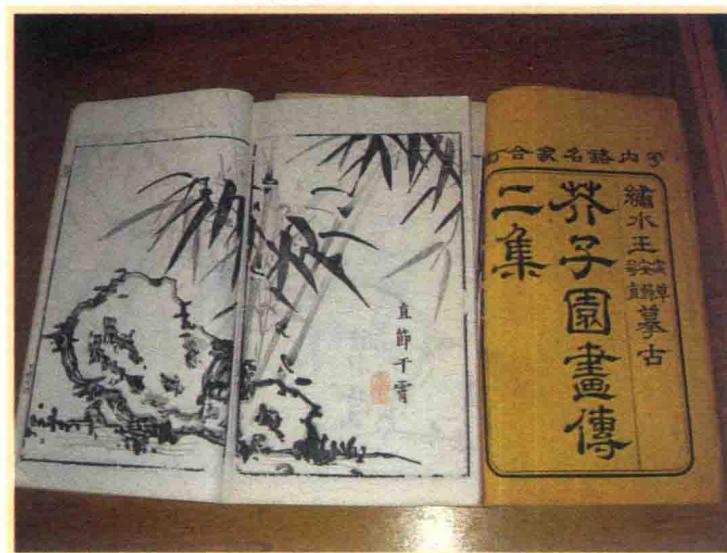
南菁中学时代的顾明远先生



顾明远先生与同学在南菁中学老校门前合影，其中右二为顾明远，左一为沈鹏

动。我们学数学，不仅学数学知识，还把它当作一门艺术。我们数学作业本都是最好的道林纸本，书写特别整齐。高一时上立体几何，把画圆锥体、立方体当作绘画，有阴面阳面，同学之间还互相比较谁画得最好。课外活动也是生动活泼。记得我小时候喜好画画，在我姨夫家阁楼上弄到一本《芥子园画传》，就学起画来，结果班上有许多同学也都画起来了。当时夏鹤龄同学喜好书法和篆刻，于是班上许多同学都练习大字和刻起图章来。为了节省纸墨，同学们蘸着水在方砖上写。今天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之所以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不能说和那时的兴趣无关。初中二年级时，尹俊华同学从上海转学过来，他是个足球爱好者，从此，班上都踢起足球来。我们班的足球不仅是全校第一，就是在江阴也是数一数二的。为了赛足球，有一次还和当时的《正气日报》发生冲突，同学们一下子把对国民党当局的仇恨发泄出来，围困了《正气日报》报馆，差一点酿成政治事件。抗战胜利以后，同学们当时以为应该有民主政治了，谁知国民党当局又对解放区发动战争，对国统区人民残酷镇压。我们班在当时要求民主的气氛中办起了两个文艺社团，即曙

光文艺社和新绿社。开始只是办墙报，用道林纸写好了贴在墙上，但设计很讲究，有文章，有插图，图文并茂。第二年，在薛钧陶同学的策划下，曙光文艺社办起了刊物，只是油印本，刻蜡版，手工印刷大多是我和夏鹤龄两人干的。没有想到刻蜡版的技术在20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用上了，为造反派刻小报，免去了我做苦力劳动，这是后话。后来我们又办起了铅印的正式杂志，名《曙光》，表示当时大家生活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曙光必将来临。但终因缺乏经费来源，出了两期就停刊了，改为在《江声日报》上出文艺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当时只是为了搞文艺，内容还是倾向于进步的，期盼着民主的曙光。记得办第一期油印版时刚遇上1946年双十节，国民党发布了双十节文告，进步人士马叙伦撰文评论了双十节文告，我们就在油印本上转载了这篇评论。我还清楚地记得正式出版的两期封面，第一期是一位木刻家为悼念陶行知而刻的陶行知头像，头像上陶行知的嘴巴被一把锁锁着，说明陶行知被国民党当局迫害，不允许他说话；第二期的封面也是一幅木刻，刻的是一名工人的双脚被铁链锁着，另一名工人正用榔头砸铁链。这两幅木刻都是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因此说《曙光》杂志应该属于



顾明远先生当年临摹过的《芥子园画传》